

当电视剧超越了“脸模”和“美景”

——《雁回时》热播的背后

◆ 朱光

高度克制的,与大理寺少卿傅云夕的爱情。傅云夕对她的期许,就是不再做一只孤单的寒冬里的雁子。继而,该剧就从“贵女”这样论家世、论钱财的俗媚圈子脱颖而出,上升到人文关怀,人物的动机也更纯粹。剧中,庄寒雁表示,“贵女,并非金银之贵,亦非王公之贵,而是身处逆境,却永不言败的品格之贵”。

其次,男女主角选得漂亮!辛云来扮演的傅云夕,号称“撞脸”多个男明星——宋仲基、许光汉、井柏然……让人不禁好奇他毕业的无锡技师学院是个什么学校。陈都灵扮演的庄寒雁,简直就是“古装脸模”。她往那儿一站,天生就仿佛是从各种仕女图里走下来的一般。可她竟然是理科生,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男女主角就负责美美的,真挺好。

再者,扮演父母辈的演员,演技漂亮!从《武林外传》走出来的“秀才”喻恩泰,扮演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是个内心缜密且歹毒的文弱书生,使得人物特别有欺骗性。大部分的时候,他面皮不动,通过眼神的犹疑、猜忌、闪躲表达内心。自《还珠格格》里的晴格格,到如今《雁回时》里的庄寒雁的姨娘周如音,王艳演技精进。最令人惊叹的还是温峥嵘。以往出现在乡村、都市等各类题材里的她,把庄寒雁生母阮惜文演得丝丝入扣。这三位

70后演员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时,会让挑剔的观众忍不住把他们的青春面庞叠加在如今的中年角色脸上——时间赋予了他们对生活更深刻的理解。

在当前电视剧的审美几乎都有“电影感”的大环境下,导演杨龙是从中央美院本科毕业,在滚演职员表的片头和片尾时,用螺钿镶嵌画的方式,展开叙事长卷——正如中国古代家具的各种构件上都会雕刻“三国故事”那样。导演的硕士是在纽约电影学院读的,因而这种在片头片尾以艺术化方式处理的手段更像是西班牙电视史诗剧,但是内容则是中国非遗,格调瞬间提升。导演的电视剧镜头语言干净利落,在确保审美色调平衡、构图位置妥帖的前提下,叙事节奏不疾不徐。

制作人也头脑清晰,先在网上积累了大批粉丝的网文入手,至少拥有大量的基本观众群。然后,具备专业素养的编剧、导演提炼出剧情中扣人心弦的情节,在人物塑造方面更加立体,分明。宣传也动脑子,各种现场片花不时发散在网上,例如,陈都灵和辛云来拍戏之际,两人的假头套因为各种头饰而缠绕在一起了,其可爱的样子令人想起青春电影里常见的两个戴牙套的少男少女试图亲吻时,牙套勾住了。这一幕,几乎成为戏外戏。并且,片花还会透露接下来的



剧情。

当然,如果熬过不支付30元就要硬挺8天才可以看《雁回时》大结局的话,就会发现这个“预言”还是高估了编剧导演,但是确实是戏剧手法——漫天烟花时,所有剧中人都出现在庭院里,包括已故之人,与傅云夕在一排的人当中,确实有已故的人,但是也有活着的。因而,还是没学透戏剧的假定性

呢!但是,《雁回时》已经让我们看到未来中国古装剧品质新的提升方向。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 南妮

《念无双》是唐嫣自《繁花》以后拍的首部电视剧。时间已经过去两年,但“车祸事件”仿若眼前。汪小姐开车前往诸暨,奋勇救宝总,迎面与面包车相撞,车子被撞毁,人也差点受伤。她以嚎啕大哭表示着身不由己的深情。而一声“碰哭精”——以解除尴尬的戏谑与哥哥似的调笑,逃避了男女激情的回应,宝总有多么聪明。许多人喜欢汪小姐,是因为她与我们所熟悉的自知其美、“物尽其用”的城市女性形象是相悖的;有妖冶的条件而不妖冶;纯真坦率,勇敢鲁莽。

纯天然的青春女神,在2015年的《何以笙箫默》、2016年的《锦绣未央》、2018年的《归去来》中,都有展现。这也是唐嫣的三部代表作。

这回,在36集的《念无双》中,唐嫣扮演的无双是有千年生命的神女,在人间,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姬谭音,是一个匠造女神。比起那些现实题材的塑料剧,该有塑味的仙侠剧反而生气勃勃。演神女,唐嫣是太合适了。《锦绣未央》中完美

的古装造型,到了《念无双》,女神的面容也许有了些岁月的痕迹,但于角色所需的淡定与风韵正好。姬谭音是温柔版的未央,温柔是情感与修为融合的美丽形态,青春女神自然升华为智慧女神。

姬谭音会做家具、造玩具、编草席,修所有损坏的器械。她伴着狐族大祭司源仲去寻找他遗落在荒野的五个伙伴,这一路,也像唐僧孙悟空西天取经一般艰难。姬谭音既是护卫又是公关。她一路跟相遇之人搞好关系,善良的福报回赠了团队。只有她,一路还学习求知,聪明的脑袋越加聪明。她叫一声“源仲”,都让人听得出前世穿透到现世的深情与包容。最深的情感也就是包容了,包容大祭司的打压、防备,包容大祭司的既爱又装。“因为他不知道她为何来到他身边。”也因为她深深信奉他的人品。误会、嫉妒、排斥、吸引、离别、重逢——不虐心不叫爱情剧。大祭司在虐,但虐得适可而止,因为他的对手是一个神女。姬谭音去人间向神主允诺的第三个条件,是

永不生爱慕之心。对于男主角,她没有小虐,但看起来是大虐了。虽然我们不知道,她最后必然会破咒。神女的爱与凡间的爱终究不一样,姬谭音对源仲的爱,有着母亲的慈爱、姐姐的担当,那种翩然出尘的仙气与我们看多了的肉欲占有的粗鄙之气多么迥异。

窈窕的身姿,飞舞的神鞭,发亮的眼睛,恒定的微笑……人族与神族的才俊,听说所扮演演员中有三个男模。但青春正好的型男,似乎也不敌唐嫣女神。那种沉稳入定与唯美不伍,仿佛沾不了一点凡尘。也许,打斗进取也是凡尘的一种,七情浮面,总是生涩。而为爱散去神骨化为蝴蝶,没有肉身的美终是万物难以比拟的美。

自我得张扬而喧嚣的汪小姐,与自我得克制而隐忍的无双,在唐嫣演来,恰是生命的两极。《繁花》里的哭,是宣泄,《念无双》里的眼泪却是既有深情又含悲悯。笑与哭都很美的演员,是天赐,也是自修:须与生活保持一种空灵,才能有美的表达。

以身外身写梦中梦

◆ 杜竹敏

如果要评选古今影响力最大的文学IP,曹雪芹的《红楼梦》必定名列前茅。《红楼梦》同时也是被舞台、影视改编最多的大IP之一,并成就了不少经典。日前南京越剧团在沪上演的《织造府》带来了另一种视角,它说的是曹公梦中的《红楼梦》,却又不是今天我们读到的《红楼梦》。

故事从暮年潦倒的曹雪芹为安顿八十回后钗黛诸艳,重返织造府,却误入梦中。梦中,曹雪芹与贾宝玉合二为一,与十二钗再一次经历春夏秋冬人生四季。

这样的结构,乍看颇像时下热门的穿越文,细究却更似传统文化中的庄生梦蝶。因为是“梦”,且是颠倒梦想,所以梦中所有的不合理都是必然、合理的。这也是《织造府》讨巧之处。

于是,曹公入梦从《红楼梦》第三十三回“手足耽耽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开始。贾宝玉被杖责昏迷后醒来。“读西厢”“葬花”被安排到挨打之后。梳翠庵品茗只有宝玉、宝钗、妙玉三人,排除了黛玉,时间也从冬日挪到盛夏。这一场中,宝钗有了大段原书中未曾见的自省。第五十四回元宵之夜,王熙凤那个“散了”的笑话被挪到中秋赏月,接着贾政“怕老婆”的笑话。林黛玉隐身月影清波之中,似乎又是编剧采纳了探佚派关于林黛玉如舜之二妃投水而死的结局。但因为编剧开场就言明:“这是曹雪芹的梦不是你们以为的《红楼梦》。”所有改动都是被允许的,即使重度书粉也无从指摘。

当然,也是拜小说深入人心所

赐。人物关系和许多情节都不需要占据篇幅铺垫解释,观众已了然于心。因此也为剧中人腾出了大量的抒情空间,能够深入细腻描写宝黛之间的情感、大家族的凋零之感。尤其中秋赏月后,宝玉(曹雪芹)与贾母一段对话。小生与老旦之间的对手戏,在越剧舞台上很少见到,而一位饱经沧桑、洞察人情的老人和一个穿越时空、看透世事的穿越者之间的交流,也难免令人发出今夕何夕、白云苍狗的慨叹。

南越的《织造府》和不久前首演的《我的大观园》,不约而同采用了第三者俯瞰视角。前者以著书人曹雪芹入书入梦再访织造府;后者则是老年宝玉与年轻的自己重逢,重返大观园。这一视角颇似小说原著中渺渺真人、茫茫大士携顽石入红尘游历的意趣。两者的改编风格不约而同突破了过往对戏剧冲突、矛盾主线的强调,而是以碎片化、静景式的呈现,淡化叙事逻辑,着重情感逻辑,相当强烈地传达了编剧对创作和生命的体悟。

若干年前,曾经有一位导演朋友在看完京剧《红楼黄叶》说过:“改编《红楼梦》可能是许多导演一生追求的梦想吧!”其实,不仅是导演,在编剧、演员,每位舞台艺术者心中,《红楼梦》都是一座圣殿,因为它的博大恢弘,因为它的精妙幽深。而对《红楼梦》的每一次改编,何尝不可视作创作者自我情感的抒发与宣泄!我们何尝不是在其间寻找自己的大观园、红楼梦。一代有一代之《红楼梦》!